

《孔子家語》

綜合研究

楊朝明 著

孔氏家語卷第一



王 肅 注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中都魯邑名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如禮五十異糧六十至九十食各以漸加異也強弱異任任謂力各從所任不用弱也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不彫僞無文節不詐僞也爲四寸之官五寸之節以木因立凌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子家语》综合研究 / 杨朝明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7. 10

ISBN 978-7-5333-3425-3

I. ①孔… II. ①杨… III. ①孔丘(前 551—前 479) 一生平事迹②《孔子家语》—研究 IV. ①B222.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5095 号

《孔子家语》综合研究

KONGZI JIAYU ZONGHE YANJIU

杨朝明 著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j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23.75

插 页 2

字 数 342 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3425-3

定 价 69.00 元

前言

本书是杨朝明先生十几年来关于《孔子家语》研究论文的初次汇编,共收入论文二十二篇,附录书评、综述五篇,合约三十万字。

最近三四十年来,随着地下简帛文献的问世,引发学界对《孔子家语》真伪、文献价值及其他相关问题的重新认识。杨朝明先生久居孔子故里,长期研究孔子儒学,很早就参与了《孔子家语》相关问题的反思和探研,发表了一批相关学术论文,素为学界所重。

本书所收论文共分四部分。其一为“《孔子家语》真伪问题探论”,代表了作者对《孔子家语》真伪及文献价值、思想价值的系统认识。其二为“《孔子家语》的文献学研究”,主要是对《孔子家语》文本尤其是单篇的具体研究。其三是“《孔子家语》与孔子研究”,以具体研究为例,凸显了《孔子家语》对孔子思想研究的价值。其四是“《孔子家语》与儒家学派研究”,主要体现了《孔子家语》对儒家学派及孔子弟子研究的意义。

附录五篇,前四篇集中评介了《孔子家语通解》的价值和意义,最后一篇综述了杨朝明先生的《孔子家语》研究工作。

本书所收论文涉及《孔子家语》研究的诸多方面,按照杨朝明先生的意思,本书原拟名称为“《孔子家语》研究文稿初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孔子家语》的深厚内涵与相关问

题的重要性、复杂性,真正精细、到位的研究绝非一蹴而就,相对于《孔子家语》应有的学术文化地位,真正的《孔子家语》研究才刚刚开始。杨朝明先生期望以本书的出版为新起点,将来继续探讨、研究《孔子家语》的相关问题,逐步深化相关认识,在适当的时候汇为续编、三编等陆续出版。但斟酌再三,觉得日后研究还需时日,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是围绕《孔子家语》可靠性问题展开,可以视为一个整体了,故本书就定名为“《孔子家语》综合研究”。

本书由崔海鹰协助杨朝明先生编辑。

崔海鹰 谨识
二〇一七年六月

目 录

前 言	(1)
-----------	-----

《孔子家语》真伪问题探论

《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	(3)
-----------------------	-----

《孔子家语》“层累”形成说考辨	(50)
-----------------------	------

“疑古”大幕笼罩下的《孔子家语》

——白罗译解《孔子家语——既熟悉,又陌生的“人间孔子”》

读后	(63)
----------	------

“轰然打破”的成见

——《孔子家语》伪书案的终结	(68)
----------------------	------

《孔子家语》的文献学研究

读《孔子家语》札记	(77)
-----------------	------

《孔子家语·弟子行》研究	(97)
--------------------	------

《孔子家语·执轡》篇与《周礼》可靠性问题	(130)
----------------------------	-------

《礼记·孔子闲居》与《孔子家语》	(144)
------------------------	-------

《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	(155)
《礼运》“大同”说的实质与意义	(175)
《中庸》成书问题新探	(188)

《孔子家语》与孔子研究

《论语》首章与《孔子家语·屈节》篇 ——孔子政治命运悲剧的两个诠释	(209)
《孔子家语·执轡》篇与孔子的治国思想	(224)
《孔子家语·致思》篇研究	(241)
从师旷撞平公看孔子“诛”少正卯	(255)
孔子“适周问礼”时间考辨	(259)
今天应当怎样研究“孔子遗说”	(266)

《孔子家语》与儒家学派研究

《家语》与《史记》“孔子弟子传”比较研究	(273)
《孔子家语·颜回》篇与“颜氏之儒”	(297)
子游生年与《礼运》的可信性问题	(306)
荀子与《孔子家语》	(317)
《孔子家语》对荀学研究的意义	(325)

附录:相关评述

《孔子家语》研究的里程碑

——读杨朝明主编的《孔子家语通解》

王德成(335)

《孔子家语》“伪书”案的终结

——《孔子家语通解》读后

魏衍华(341)



从“典型伪书”到“孔子研究要籍”

——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评介 陈 霞(346)

研究普及两相宜的“预流”之作

——杨朝明等《孔子家语通解》书后 侯乃峰(351)

杨朝明先生与《孔子家语》研究 崔海鹰(358)

后 记..... (370)

《孔子家语》

真伪问题探论

《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

《孔子家语》(以下或简称《家语》)是专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该书汇集了孔子的大量言论,再现了孔子与弟子、时人谈论问题的许多场景,还有经过整理的孔子家世、生平、事迹以及孔子弟子的材料。与《论语》相比,该书内容丰富,具体生动,首尾完备。只是该书长期遭受冷落,被视为“伪书”弃而不用!值得欣慰的是,地下文献的发现与研究,使这部宝贵的典籍终于重见天日。有学者对该书进行了很好的探讨,发现其中的记载极为珍贵,认为该书属于“孟子以前遗物,绝非后人伪造所成”,从而“轰然打破”了原来的“成见”。^①与包括《论语》在内的众多文献相比,该书完全称得上“孔子研究第一书”。但是,对这样一部重要典籍,仍有许多学者存有种种疑虑,许多传统看法仍具有很大影响。为此,本文谨对《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问题试加梳理研究,不妥之处,敬请教正!

一、《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与成书

《孔子家语》记录了孔子的言语事迹,可是,这样一部重要著作,

^① 庞朴:《话说“五至三无”》,《文史哲》2004年第1期。

为何命运如此多舛？欲弄清此问题，应首先了解该书的材料来源，了解其流传与成书过程。

（一）《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

今本《孔子家语》附有汉孔安国的序文，根据孔安国序，《家语》为“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根据我们的研究，孔安国的说法应该没有问题。

孔子在世之时，长期从事教育活动。那时，在与孔子的交流过程中，弟子都有随时记录和整理孔子言语的习惯，比如，《论语·卫灵公》所记“子张书诸绅”。

其实，孔子弟子对孔子的言论都会及时进行记录和整理。《孔子家语》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

《入官》：“子张既闻孔子斯言，遂退而记之。”

《论礼》：“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五刑解》：“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则美矣！求未之闻。’退而记之。”

《正论解》：“子贡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暴虎。’”又曰：“孔子闻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妇，可谓不过矣。’”

一方面，孔子弟子将孔子的嘉语善言主动加以记录。另一方面，孔子遇到一些重要问题，也常提醒弟子注意、记住。

在上引材料中，“志”“识”都有“记”之意。如《礼记·礼运》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中的“志”在《孔子家语》的《礼运》篇中作“记”。《礼运》篇中，不论“记”还是“志”，都有“记载”“记录”“志书”之义，朱彬《礼记训纂》即引刘

台拱解此字曰：“识也，识记之书。”

在孔子弟子记录老师言行这一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的有关记载：

叔仲会，鲁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岁，与孔琬年相比。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见孔子而问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学，岂能识于壮哉？”孔子曰：“然！少成则若性也，习惯若自然也。”

这说明当时有专人负责记载孔子言行。可见记载夫子事迹的《论语》《家语》等书应该是孔门弟子的实录。^①

在与孔子的交流中，弟子们学到了很多東西，可以想见，不少弟子都有自己整理保存的有关记录。那么，这些材料是什么时候汇聚起来的？又是怎样汇聚起来的？

关于《论语》的成书时代，学界有过许多较好的研究，综合学界的研究，结合新出土材料进行探讨，《论语》应该是孔子裔孙子思最终主持编纂而成。^②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而推断《家语》的编纂，也一定与子思有重要的联系。有一细节值得注意，即孔子去世后，孔子的众弟子似乎难以承受失去老师所带来的迷茫，他们曾经因为同门有若“似孔子”，而推举他代替老师。但好像没多久，有若因为毕竟不是老师，不能完满地回答同门的提问而遭到否定。这也透露了孔门弟子在孔子去世后的分化，大约与此同时，编纂孔子遗言的提议也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据分析，在此及稍后的一段时期内，最有资格、有能力，又有号召力的孔门后学就是曾子与孔子裔孙子思，《孔子家语》最终成

① 以上内容由笔者学生郭海燕博士发现并见告。

② 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又载黄怀信等主编《儒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60～77页。

于子思的领纂当无问题。^①

这里牵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孔子家语》为何被称为“家语”?该书的最初形态如何?有人以为“家语”的名称是后来才有的,我们认为未必如此。

《家语》孔安国序谈到了荀子入秦所带书籍,其中没有“孔子家语”的名字,而称为“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再说到秦始皇焚书时,才又冠以“孔子家语”之名。于是有人认为本来没有“孔子家语”之名。后来,该书曾经流散,几经周折,孔安国序说是“《孔子家语》,而与诸国事及七十二子辞妄相错杂”,直到最后,孔安国重新得到,分门别类,撰集成四十四篇的《家语》。在孔安国后序中,也没有说先秦已有《家语》、子襄壁藏诸书有《家语》,清人孙志祖引徐鼐说指出:“此‘家语’二字后人妄加也。”今也有人认为,孔衍奏言两次讲到孔安国“集录《孔氏家语》”“又撰次《孔子家语》”,可见孔衍也认为《家语》是由孔安国编成的,“家语”的名字可能与他有关。

其实,这样的推断是难以讲通的。荀子入秦所带书籍不止一种,没有提及《孔子家语》的书名非常正常,这与战国时期《家语》已经成书的说法并不抵触。《家语》孔安国序和孔衍奏言都说孔安国和《家语》有密切关系,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孔安国之前并没有《家语》一书,看来难以成立。孔安国所编撰的《家语》在汉代一直没有流行,但《汉书·艺文志》将《家语》列为“论语类”十二家之一,这说明《孔子家语》的名字应该早已有之。

其实,《孔子家语》的名字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已经透露了端倪。按照司马迁的描述,孔子去世后,“孔子家”成为诸生演习讲礼的场所,成为弟子后学缅怀、追思恩师的场所。其中记载说:

^① 杨朝明:《孔门师徒与原始儒家学派的构成》,《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77~208页。

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

有学者指出,其中的“冢”应为“家”之误,这里的三处“孔子冢”都应当作“孔子家”。^①这与后面所说的“诸生以时习礼其家”正相对应,因为乡饮、大射之礼也不能在“冢”上举行。

弟子后学住进孔子原来的居堂中,除了按时举行礼仪,他们还将各自整理保存的孔子的“讲课记录”汇聚到一起。我们可以想象,随着孔子的逝世,弟子后学失去了恩师,也失去了自己精神的寄托,因此,他们便汇聚孔子言论,集中孔子学说,最终在孔子裔孙子思的主持下,共同编辑了《孔子家语》。

《说文解字》说:“语,论也。”《广雅》说:“语,言也。”“孔子家语”应该就是“孔子家”的论说集或言论集,也是在“孔子家”中编辑而成的论说集、言论集,不难理解,《孔子家语》与《论语》在内容性质上完全相同。

(二)《孔子家语》的早期流传

孔子弟子将各自记录整理的有关孔子的材料汇聚“集录”在一起,这应当就是《孔子家语》的原型。很明显,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较为完全的“集录”本会有不少儒家弟子后学进行传抄,从而流行开来。

在《家语》的孔安国序中,孔安国较为清楚地描述了《家语》的流传情况,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如下:

第一,战国之世,孟子、荀卿守习儒学,《孔子家语》可能传本不一。“孔子既没而微言绝,七十二弟子终而大义乖,六国之世,儒道分

^① 韩兆琦《史记笺证》曰:“按:句中‘冢’字应作‘家’。”引阎若璩曰:“‘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误写作‘冢’,此‘家’字与赞曰‘以时习礼其家’合。”又引郭嵩焘曰:“此‘冢’字应作‘家’。”(韩兆琦:《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72页)此外,王叔岷《史记斠证》等也有此说。

散,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唯孟轲、孙(荀)卿守其所习。”

第二,荀卿入秦,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献秦昭王,《家语》由此传入秦国;又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始皇焚书时得以幸免。在孔安国看来,先秦虽有不少《家语》材料在流传,也一定会有不少人在传习《家语》,但荀卿毕竟“守其所习”,而且,将《家语》传到秦国并且使之流传到汉朝,都是荀卿的功劳。这样,就保证了《家语》材料的“纯正”,避免了“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的影响。

第三,汉初刘邦灭秦后,“悉敛得之,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后为吕后取而藏之。吕氏被诛亡以后,《家语》散入民间,遂出现了《家语》的多种本子。孔安国序曰:“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辄异辞。”

孔安国所言“悉敛得之”,说明汉灭秦时所得到的《孔子家语》是一全本。他还说这些材料“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这些描述,非亲见者难以言之。孔安国见到过这些竹简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从汉朝得到这些材料,到吕后得到这批材料,再到他本人那个时期,这些材料一直是在流传着的。

第四,汉景帝末年募求天下礼书,那时,京师士大夫皆送官,得吕氏所传《家语》,不过,这些材料“与诸国事及七十二子之辞妄相错杂”,“与《曲礼》众篇乱简合而藏之秘府”。

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十分重要。汉景帝末年募求天下礼书时,官府中一定集中了不少《孔子家语》的材料,也就是说,在景帝时,秘府已经有了《孔子家语》一书。当然,这部《家语》(或这些《家语》材料)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因为这些可能已经不单纯是《家语》的竹简,而是与其他相关记载“妄相错杂”。

(三) 孔安国写定《孔子家语》

在西汉秘府中,《孔子家语》虽有收藏,但因为与其他材料混乱地存放在一起,仅由“掌书”负责掌管而已,因此,一定会严重影响到该

书的利用。正因如此,后来才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官家图书中的《孔子家语》后来没有流传下来。第二,孔安国想方设法重新整理了《孔子家语》。

据《汉书·艺文志》,西汉秘府中的《孔子家语》有二十七卷,虽然这些材料可能后来还曾经有人使用,但因为该书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当孔安国的孙子孔衍奏请将孔安国整理后的《家语》立于学官时,刘向本人也是同意的。再到后来,曾经收藏在秘府中的这个《家语》还可能被整理传抄过,不过,最终可能还是不及孔安国整理的本子而归于亡佚。

汉武帝元封年间(前110—前105),孔安国在京师为官。作为孔子后裔,他了解到《孔子家语》在秘府中的状况,很担心“先人之典辞将遂泯灭”,于是,他设法得到这些材料,抄录整理,“撰集”而成为四十四篇的《孔子家语》。这部著作流传至今,这便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家语》本子。

孔安国叙述自己“撰集”《家语》的经过说:

因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问礼》一篇,自别属《曾子问》,故不复录。其诸弟子书所称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语》,亦以其已自有所传也,是以皆不取也,将来君子不可不鉴。

孔安国通过私人关系取得了《家语》的材料,进行整理。他搜求材料,明确说是“悉得之”,看来,这些《家语》材料应该还是比较完备的。在此基础上,他按照事情的类别进行编次,分为四十四篇。从今本《家语》看,各篇之间既有内在逻辑联系,也有重新编次的痕迹。

比如,本书以《相鲁》为第一篇,从孔子仕鲁开始;接着是《始诛》,记孔子为大司寇时事;第三篇《王言解》乃孔子与曾子的对话,这不仅仅是因为子思为曾子弟子,就像《论语》中曾子的地位显得非常特殊一样,《孔子家语》因为子思师事曾子,而格外重视曾子的言